

一本最好的報導文學：

「關山煙塵記」

吳文蔚

編者按：喬家才先生名著關山煙塵記，經香港美江大學學術評議會於一九七七年推選為自抗戰以來第一本最佳報導文學名著，本文係名教授吳文蔚博士應美江大學之聘所寫書評之一部份，全文共七萬字本誌謹摘刊十分之一以饗讀者，並向吳文蔚教授致謝。

(一)

中國的抗日戰爭思想，遠溯於「戊戌政變」之前，近起於「九一八」事變之後，直至「七七」蘆溝橋戰事爆發，抗日戰爭的怒火，方才全面展開了。經過八年艱苦的歲月，日本帝國主義終被擊敗，我們終於獲得最後勝利，雪清了國恥，收復了失地，這是每一個中國人都會感到愉快和值得驕傲的事了。

現在三十歲的青年，根本不知道抗戰中的種種情形，四十歲的人，或能聽到一點點，五十歲的人，才能說出個大概，基於這個原因，現在若想找本對抗戰時期有詳細記載的書籍，委實是不易求得，說句實在話，那是最困難的事體。

關山煙塵記，就是描述抗戰時期種種景象的一本好書。作者並不是把抗戰時期的全面景象，作成有系統的歸納與分析，

然後分以章節，次第描寫敘述出來，而是拿他自己的經歷和親身眼見耳聞，把周身所經所見的一些瑣碎事物，不折不扣、赤裸裸地敘述，無論巨細，娓娓道來。凡讀過此書的人，都會感覺着有一個共同的美，那就是真與情的表露，所以能夠處處引人入勝。同時，另外還有一個特點，更是耐人尋味，那便是抗戰時期的民氣，和全國精誠團結的精神；青年志士獻身革命，赴湯蹈火視死如歸的鬪志；前線將士為國禦侮，艱苦作戰，不惜犧牲的旺盛沉勇表現；以及後方軍民各機關團體工作人員的吃苦忍耐，埋頭硬幹，與奮鬥不懈，再接再厲的剛毅情緒。在在都象徵着舉國上下，不論男女老幼和階級地位，或身份高低，大家都懷有一個共同的信心，那就是期待着勝利的到來。中華民族，能有這樣偉大的意志、偉大的信心、偉大的胸懷、偉

大的團結力量，而終於戰勝了強敵，雪清了近百年來的國恥奇怨，使每個炎黃子孫，能夠挺起胸膛，舒舒服服的呼一口氣。你看這是多麼令人興奮與驕傲的事呢！這便是本書的特優之處。本書有這樣的動人結構與感人內容，說它是自抗戰以來文壇上最好的一本報導文學，委實是並不過份，而是有其應得的榮譽的。

另外還有個特點，那就是抗戰勝利以後，共匪乘機趁火打劫的叛國行為。本來我們的國家，在艱苦八年的長期抗戰之後，好容易能獲得最後的勝利，那麼這時全國人民應該安安然然的休養生息，好致力於建國建鄉的神聖工作了。可是想不到，共匪這時挾其於抗戰中不打敵人專打自己友軍而所規取的壯大果實，便開始與政府爭城爭降，到處騷亂，遍地燎原，重又燃起了戰爭事端。這在本書作者於其主持的

陝壩中美訓練班的學生壯烈犧牲，堅守包頭城垣的苦戰情形，便可以概括了全面，知道共匪是用甚麼方法來從事叛亂的戰爭了。

(二)

由於共匪的擴大叛亂，使整個國家復又陷於全面戰爭狀態的局面，政府以後發佈全面戡亂令，就是針對着這一叛亂而下的斷然措施。幾年之後，我們雖然不幸失去了整個大陸，但這一個隱痛的回憶，也不得不把它直敘出來，本書作者喬家才先生，就是用他一支肝膽照天心的筆，赤裸裸地敘述在讀者的面前，所以說它是一本最佳報導文學。

關山煙塵記「空前國難」中自「九一八」至「七七」各節，可以說是些最翔實的近代史，如果每年的大專聯考若是採取它來命題的話，恐怕還是會有很多學子被落第的，這是題外話。惟是談起近代史，就不能夠不瞭解中國共產黨的蠱動情形。「九一八」事變後，在國內除過彌漫了高漲的抗日情緒外，另一個潛伏的敵人，就是中國共產黨的蛇化蠱動了。

共產黨藉抗戰壯大了自己，擴展了力量，消耗了國軍的實力。他們不斷的壯大擴展，充實了它顛覆政府的叛亂力。及至抗戰勝利，又與政府爭城爭降，公開發表

不服從蔣委員長指揮，而要武裝造亂，搶奪地盤了。

抗戰勝利第一年，便已到處燎原，燃起了造反的火燄。馬歇爾的調停，談談打打，打打談談，藉和談而又擴充了軍事力量，搶佔了不少的地盤，東北、華北、遍地狼煙，結束了八年抗戰，又燃起了叛亂的戰火。這時候，共產黨在我武漢京滬平津大城市，又施其「九一八」後從事鼓動工潮，學潮的故技，利用職業學生，成羣結隊，示威遊行，高喊「吃光運動」。在各大城市搶糧搶物資，製造社會動亂。擾亂大城市治安，操縱金融，破壞經濟生產，使工廠停頓，法幣貶值，假借民主自由，擴大其造亂顛覆，使我抗戰八年換來的果實，變成曇花一現。這便是共產黨的叛亂造反史，也就是在近代史中不可或缺的一頁。共產黨在抗戰勝利後，究竟是如何造反，且看本書「關山煙塵記」作者在「保衛包頭」一節中所敘述的對共匪的作戰情形：

「日本無條件投降後，班裏（中美訓練班）的美國人紛紛傳說，他們得到重慶的消息，我們班裏的中美人員，將由綏遠一直開往北平，參加北平的受降典禮。這些美國人嚮往北平的頤和園、故宮、天壇、北海、八達嶺的萬里長城，聽到這個消

息，都高興的蹦蹦跳跳。我沒有接到正式的命令，覺得沒有這樣便宜的事，當然人都希望參加具有歷史意義的受降盛典。我們打了八年仗，誰不願意看到敵人放下武器，向我們屈膝呢？後來因為張家口被共產黨佔據，平綏路被截斷，這一個希望終於變成夢想，空高興一場。十月底，美國人奉到命令，要他們離開後套，經寧夏西安，返回重慶。

「共產黨集中他們晉冀察邊區的十幾萬大軍，由賀龍率領，發動對綏遠大規模的襲擊，聲勢浩大，希望一舉攻佔綏遠。戰鬪一開始，他們就分頭襲擊平綏路西段的各個據點，何文鼎將軍所部首先遭殃，吃了一個大虧，損失慘重。傳長官看到情況不對，爲了不被各個擊破，和確保歸綏，把他的部隊集中到歸化城附近，準備來一次保衛戰。

「大概是十一月下旬，情況已經非常緊張，平綏路完全被截斷，除了歸化城和包頭兩個重要城市以外，其他的地區都落到共產黨的手裏。包頭既被包圍，形勢險惡到萬分，董主席（其武）覺得包頭實在無法守得住，想乘着黃昏，突出重圍，撤退到後套再說。當時察哈爾省主席馮欽哉將軍，因張家口落到共產黨手裏，不能前進，也在包頭。他聽到董主席打算突圍，

立刻去告訴他：『你絕對不能出城去，一出城不但包頭完蛋，連你的性命也保不住。現在城裏幸好有五百多個中美班的學生，如果你善於運用，這五百多個學生，一定可以守得住包頭。』董其武接納了他的意見，才打消了突圍的企圖。

『主席！敵人會不會打進城裏來？』那一天夜裏，敵人開始攻城，馮主席（欽哉）左右有一個人這樣問他。

『你聽到馬林槍的聲音沒有？』馮主席反問那個人。

『沒有』。『那麼敵人還遠得很哩，』馮主席告訴他。

『主席！究竟共產黨會不會打進城裏來？』槍聲緊密，戰鬪激烈，另外一個人又問馮主席。

『你聽到馬林槍的聲音沒有？』

『聽到了，』那人說。

『那麼敵人已經都被打死了，你還擔心什麼？』（筆者按：中美訓練班學生，完全是美式裝備，一律輕裝卡賓槍和馬林槍，屬自動武器，槍穩、描準性大）。

「這是一場艱苦險惡的戰鬪，我們以有限的兵力，抵抗超過我們十倍以上的敵人。他們用人海戰術，像波浪一樣衝到城下，在我們自動武器射擊之下，一個一個的倒下去。但他們的攻勢太猛烈了，終於

把蒙古軍防守的城北角衝破一個缺口，等到預備隊增援，已經有一千三百多個敵人衝進城裏，不但沒有發生什麼作用，却被我們全部解決。城外進攻的敵人，雖然用人海戰術進攻，究竟人海敵不過火海，不但沒有發生多大作用，犧牲特別慘重，據我們估計，城外攻城的部隊，傷亡總在兩千人以上。他們不能夠繼續攻擊，祇好撤退。但是賀龍並不甘心就此罷手。休息不到一個星期，捲土重來。十二月三日、包頭又被包圍，開始第二次的攻擊。我們打了一次勝仗，士氣旺盛，對共產黨的能耐看得清清楚楚，不在乎他們再來送死。相反的，他們聽到了我們的槍聲，已經落了魄，不敢往上衝。所以緊接着再來一次攻擊，實在是一個不智的舉動。這個時候，寧夏省政府主席馬鴻逵將軍一個騎兵師，已經到達扒子補隆，當他們攻城，被我們堅強抵抗，無法進展的時候，沒有防備住，背後突然遭受一個生力軍的兇猛襲擊，弄得丟盔擄甲，狼狽而逃。連包圍歸化城的部隊，也在一夜之間，撤退得乾乾淨淨。我們保衛包頭，一連打了兩次漂亮的勝仗，的確使人興奮。像包頭那麼一點兒部隊，共產黨用上兩萬人攻打，都打不下來，可見他們太不行了。傅長官（作義）的部隊受到這種刺激，氣也壯了，一下子

振奮起來。他們從此瞧不起共產黨的軍隊，士氣非常旺盛，共產黨再也不敢嚐試侵犯綏遠了。」

這是最翔實的近代史中，說得明白明白。他們做的主要工作是在造反，奪取政權，同時在積極與國軍爭降，爭城，一味地在擴充地盤，從事內戰，顛覆政府，奪取政權。讀者由此便可知共產黨用的是怎樣的手法，在醞釀着大規模的造反戰爭。包頭僅是一個地區，日軍剛剛放下武器，槍膛未寒，共產黨便又發動起另一個戰爭了。與包頭這種戰役相同的，真不知道有多少，如在山西第二戰區於日軍甫行撤退，共產黨即發動晉東南戰役、中陽戰役、曲沃戰役、東沁線戰役、忻縣戰役、最令人驚心怵目的一次大戰——即是大同戰役。同時也就在大同戰役最急劇之中，傅長官一舉收復了張家口，並進軍承德，大同也宣告勝利，擊退匪軍，奏出最輝煌的勝利凱歌。以後的東北各次戰役，如吉林、長春、瀋陽、錦州；華北的歷次戰役，如天津、濟南、開封、太原，一直到華中、華南、西北、西南，直至大陸整個淪陷，幾無一不與包頭的情形相彷彿。由此，便可把共產黨造反的情形，一目瞭然了。所以說：關山煙塵記，不特是一本最佳的報導文學，而且是一部最珍貴又最翔實的近

代史，將它編為學校的近代史教材，那實在是再好也沒有的事了。

(三)

當「七七」事變發生時，「關山煙塵記」作者適在北平，他對於「七七」事變發生的開始，與平津的陷落，以及當時冀東偽軍反正的情形，身歷其間，所述能詳，當然是最翔實最珍貴的歷史了。現在的青年，對於抗戰的重大事端，能知之者，可以說是很少，更說不上抗戰時期的一切細微末節了。但「關山煙塵記」的作者，正好是從一些細微末節着手敘述，使一般讀者瞭解抗戰開始一般社會的情形，日本人對於佔領各大城市後所施的種種壓力以及對我政府人員與民衆的壓榨與防範各種殘忍的手段，面目猙獰，毒辣無比。但在這種嚴厲的情況下，竟有通曉民族大義，不顧生死、起義反正的冀東偽軍保安隊，綁上傀儡殷汝耕，離開通州偽組織盤踞地，朝向北平向國軍投誠來了！這真是一個天大的喜訊。從這一件事看來，便可知道中華民族不會亡，日本軍閥永遠無法征服中國。我們的抗戰前途，絕對是光明的，最後的勝利，一定是屬於我們，下面是本書作者的敘述：

(1) 七七事變開始情形

「民國二十六年（一九三七）七月七

日晚上，日本駐東交民巷的一個中隊，在蘆溝橋附近演習，藉口一名士兵失蹤，硬要進宛平縣城搜查，被我駐軍吉星文團長所拒絕。相持到八日上午（拂曉）五點多鐘，日本軍隊開始向我宛平城進攻。吉星文團長沉着應戰，等到敵人接近縣城，到達有效射程距離時，予以猛烈還擊，日本人死傷了不少，可是始終攻不進我宛平縣城。又過兩天，到了七月十日，日本人要求停戰，我方也答應他們的要求。實際上，敵人乃是實施緩兵之計，敵天津駐屯軍司令官香月清司，正向國內請調增援部隊。等到二十五日，敵增援部隊到達天津，戰火又起，我軍在豐台方面頗佔優勢，已經擊退該方面的敵人。二十六日敵增援部隊，沿北寧鐵路向北平攻擊，廊坊車站被敵佔領，平津交通遂被截斷。二十八日敵軍陸空聯合進攻我南苑駐軍，南苑爲我二十九軍軍部所在地。戰鬪進行沒有多久，二十九軍的副軍長佟麟閣和一三二師師長趙登禹就被炸死，戰事逆轉。」

這是描述事變發生後的詳細經過，下面是敘述我最高當局在事變發生後的嚴正聲明：「蘆溝橋戰事一開始，蔣委員長即在廬山發表嚴正聲明『和平未到絕望時期，決不放棄和平；犧牲未到最後關頭，決不輕言犧牲。』同時警告日本軍閥：『一

旦抗戰開始，一定要抗戰到底，絕不中途妥協。』如果日本軍閥稍有理智，聽到中國領袖的這樣聲明，壓低侵略慾望，懸崖勒馬，則七七事變還不至演成八年的長期戰爭，使日本軍閥深陷泥沼，不能自拔，最後無條件投降。」

(2) 北平陷落時的慘狀

「自從七七蘆溝橋事變戰爭開始，一直到情況惡化，我們對於作戰情況，都十分明瞭，隨時電告中央。

「七月二十九日早晨，晨光曦微，空氣清爽，早上的太陽紅的像一隻火球，緩慢地從城垛爬上來。我踏着腳踏車，離開輔仁大學後身的寓所，去東單看我的上級。這時李果謀先生已經離開北平，由東北王天木先生接任區長。當我走到大街，呈顯在眼前的情況非常奇怪。天這麼早，街上怎會聚集了那麼多的人呢？人們的面部表情顯的格外緊張，有些人簡直是愁眉苦臉，好像大禍已經臨頭。他們東一團，西一羣，似在談論什麼。我走近人羣，仔細一聽，原來宋哲元已經在昨天晚上跑了，北平成了真空。一夜之間，一切都變了，變的如此迅速，無怪北平居民這樣徬徨驚恐。我走到東城南小街的中間，一條七尺多深、一丈多寬的壕溝橫躺在街心。爲什麼在這條小街上掘這樣深的一條壕溝呢？

是準備巷戰嗎？還是另有用途呢？百思不解。……我爲了了解大街上的情況，經過東單、東長安街、南北池子。街上不時發現二、三傷兵，滿身血污，驚惶失措，想抓住一輛黃包車，可是黃包車夫看見傷兵，扭頭就跑，頭都不回。……這是一個很大的變局，任何人都會惶恐不安，不知怎樣應付新的環境。

「宋哲元離開北平，留下張自忠將軍應付敵人，他僅逗留了短暫的一段時間，江朝宗的維持會就出現了。這個可恥的無聊組織，也只有像江朝宗那種老而不死，寡廉鮮恥的角色，才會出頭來胡搞。接着大隊的日本兵進了城，在街上兜了個大圈子，表示北平已經由他們佔領了。敵人的北支派遣軍司令部，設在鐵獅子胡同，這是敵人的華北最高侵略機關，戒備森嚴。所以這條胡同很久很久都沒有人願意通過，用正眼去瞧他們一眼。」

「江朝宗沒有維持了多久，到了年底，漢奸王克敏等一幫人馬粉墨登場，他們成立了華北的正式偽組織，爲敵人看守侵略到手的土地。起初日本軍閥心目中的人物，並不是王克敏之流的漢奸奴才，他們很想利用失敗不入租界地的吳子玉（佩孚）將軍。的確，吳佩孚三個字在許多華北人的心裏，還存在着很強烈的信仰，有極

大的號召力量。可是他是一個標準的炎黃胃裔，絕不做一個敵人刺刀下的傀儡，他拒絕了敵人的要求，敵人威脅利誘不成，終於毒死他。吳佩孚之死，同王克敏之流，成了一個強烈的忠奸對比。」

「緊隨敵軍進城遊行，日本憲兵隊也佔據沙灘北京大學的紅樓，把一座散佈民主自由思想，發動五四運動，歷史悠久的最高學府，糟蹋得充滿血腥氣味，遺留下永遠洗不清的人類污點。這些劊子手們爲了便於鎮壓和控制，在北平城裏設立了各城憲兵隊。他們豢養了一大幫漢奸敗類，日夜給敵人工作，專門陷害自己的同胞：

「敵人憲兵隊經常實施突擊檢查，在重要的街道路口搜查行人。假如你的態度略現慌張，他們會從你的頭頂一直摸搜到腳底。如果你的表情更爲可疑，準會把你帶到憲兵隊、灌你幾桶凉水，揍你一頓皮鞭。總之、恬靜的北平，已經被這些侵略者的劊子手攪得一團糟……」

(3) 冀東偽軍保安隊反正！

冀東偽組織的保安隊反正，也是作者親身經歷和目睹的事實，這證明我們的抗戰前途是絕對的光明的，作者在本書中這樣描述說：

「漢奸殷汝耕依仗日本軍閥，背叛了自己的國家，在通州組織起傀儡組織。通

州距北平只有六十華里，所以冀東偽組織的存在，不特是一種諷刺，而且特別刺眼。不把這個偽組織除掉，實在是我們最大的恥辱。冀東的武力係張慶餘和張硯田的兩個偽冀東保安隊，如果冀東保安隊認清順逆，棄暗投明，起義反正，則殷汝耕就像賭徒輸去所有的賭本，無法再賭下去。所以張慶餘和張硯田的保安隊起義反正，乃是對偽冀東政府，最有效的釜底抽薪的辦法。……

「蘆溝橋戰事剛一發生，二張起義殺敵的時機到了。張慶餘和張硯田對於北平的情況和戰爭的情形一無所知，他們急於行動，又苦與中央連繫不上，不知道該怎樣才好。等到二十九日早上，他們實在再等不下去了，於是決定採取行動。他們從從容容地從早上幹起，一直幹到下午，殺死住在通州的五百多個日本人，破壞了一切軍事設施和倉庫，然後綁上殷汝耕，浩浩蕩蕩，直奔北平而來。他們沒有料想到宋哲元已經在半夜裏離開北平，二十九軍向南撤退，北平的局面完全變了樣子。當他們正在喊叫開城的時候，猛不防從旁殺出一股日本人來，把他們打了個七零八落。殷汝耕乘着混亂之際，滾下汽車，藏在高粱地裏。冀東保安隊反正，就此結束……」

(四)

(1) 臺兒莊大捷：

自從七七抗戰爆發以來，我軍節節失利，一旦有一個大殲滅戰的勝利喜訊，國人興奮的心情，當然是難以形容的了。作者描述臺兒莊大捷時的喜訊傳到武漢的實況。至今看來，一如身歷其中，令人興奮。他這樣報導說：

「四月三日，去漢口一家旅館的樓上，看晉城苗告寶（培成）師，壽陽李晉亭（汾）師和曲沃韓希聖（克溫）師，忽然街上叫賣臺兒莊大捷的號外，緊接着鞭炮也燃放起來。韓希聖先生像小孩子一樣衝動，興奮的蹦跳起來，跑到窗口，把拳頭向窗外一伸，提高嗓子，喊了兩聲口號。作戰以來，我們第一次打了一個大勝仗，把敵人最精銳的板垣第五師團，幾乎全部消滅。過了一天，漢口舉行盛大的祝捷大遊行，街上擠滿了人，人們都像瘋狂似的，拼命呼喊。我真不知從那裏來了那麼多的人，簡直把交通堵塞了，使你無法自主，隨着人羣，擁過來，再擠過去。我在敵後生活了八個月，受夠敵人的窩囊氣，今天看到我們的勝利，算是吐了一口氣。」

(2) 黃鶴樓弔古：

黃鶴樓是武漢三鎮的偉大名勝古蹟，作者戰時蒞此，其盛況已大非昔比。作者

懷着弔古的心情，對民族革命烈士，油然而發出極大的景仰，他這樣描述說：

「黃鶴樓同首義公園雖然使人失望，可是公園裏的『大漢陳友諒之墓』和黃克強先生的銅像，都不是普普通通的古跡。陳友諒和黃克強都是推翻異族統治的民族英雄，在這炮火聲中，更強大的敵人正在踐踏我們的土地，殺戮我們的千萬同胞，來此憑弔民族英雄的古塚，瞻仰民國創造者的銅像，不是更有意義，能鼓勵我們努力，爭取我們最後的勝利嗎？」

作者把遊景賞跡的景象，用在實地的抗戰責任上，真是恰當不過，令人叫一萬個好！由此證明作者並非是一個等閒的人物，而是真正正正的一個愛國者了！

(3) 開封危城炮聲隆隆！

生活在現在臺灣安定的社會裏，每天吃穿娛樂都像過新年，從不會想到抗戰時的人們生活是怎樣的。尤其是接近戰區，大敵當前，將要淪亡的前夕，那種滋味，時刻都在與死神為伍，現在想來，真是令人不敢回憶。本書作者，親身經歷，不加渲染地敘述報導出來，讓人們重新體驗體驗抗戰時的景象吧：

「開封漸漸變成一座危城，炮聲已經向它怒吼。敵人向西進攻得非常兇猛，三

到大難即將臨頭，紛紛向城外逃走，不到半天工夫，已經變成一座空城了！」。

再看鄭州的情形，作者用極平實的筆調，寫得更是耐人回味：

「：離開鄭州也不過一個星期，誰知道鄭州更是人心惶惶，人們都準備逃難。往西往南的火車，擁擠不堪。鄭州不是一個決戰的地方，看樣子，在必要的時候就會放棄，交通也維持不了多久。」

「：這次回到鄭州，却與炸彈為鄰，親身體會到炸彈的滋味。鄭州是敵人的次一目標，一方面攻打開封，一方面轟炸鄭州。我在空襲中，躲在田地裏，飛機從頭頂掠過，低的可以看清楚機上的獐獐面孔。一架敵機剛剛飛過去，又一架緊接着飛到頭頂，眼看着扔下兩個傢伙，向着我鑽下來，使我大吃一驚，以為這一下完蛋了。一眨眼、祇聽見，噓！轟！地震的像要翻轉來。距我身邊兩三丈遠，有一股黃土狼煙似的，一直向天上衝去。我的四週瀰漫了黃土，眼都睜不開。我的頭上身上都是黃土，險些兒被黃土埋葬了。一股難聞的氣味衝進我的鼻孔，這是火藥氣味、戰爭的火藥氣味。」

好了！不必再多舉例了，您看了這些敘述，您能說開山煙塵記不是一本很好的報導文學嗎？